

蒲公英

從《讓德文選》說開去



我這人過慣了閒雲野鶴，懶懶散散的生活，不喜歡參加社團。

年少時因熱愛文學，喜歡塗塗寫寫，雖然寫不出什麼好文章，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第四年，我的一篇只有六百多字的習作，題目叫：《老司機》在當時的華僑商報每週日出版的商報週刊中的《學生園地》發表，那時的歡喜勁，至今還是記憶猶新。

就此燃起了六十多年對寫作的熊熊烈火，一發不可收拾。

人貴在有自知之明，我從少年時就不敢妄稱自己是作家或什麼什麼家的，時下有不少「作家」最終成為「坐家」。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坐家」，只是這管寫不出生花的禿筆，從沒開過。

記得我們宗親會慶祝成立一百週年之際，我自告奮勇的提出了編輯一部《讓德文選》。收入了古往今來數十位吳氏寫作者的文章。一晃眼又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我每天都在注意文藝界有沒有吳氏宗親的新作品面世，我也收集了每天《商報》與《世界日報》文藝副刊的剪報，除了一些用筆名，而查不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目外，基本上很少有我們宗親的新作面世。

話又說回二十年前我編的那本，紀念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成立一百週年（一九〇九年至二〇〇八年）的《讓德文選》，二十年一晃又過去了，從耳順之年而踏入老年人的門坎，到如今白髮蒼蒼的耄耋老頭了。

而那些吳氏宗親寫作者做古的已有多人，如我的三叔吳文島，其他宗親如吳永源、吳彥進、吳勝利、吳淑清、吳紫鈞、吳新鈿、吳德勝、吳文品、吳文賢、吳友裕、吳國添、吳湧泉、吳棄予、吳普霖、吳道西……等等、等等。

即使這過去的二十年裡，有足夠的吳

氏寫作者的新作，我也沒膽量負起再編一部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二八年的吳氏族親的文藝創作集，畢竟我是老了。

我的日子過得頗為充實，上午讀報，讀書寫點雜文與曬曬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什麼的，下午有時午睡片刻，再讀點書，然後與老伴到商場，以前每天總得走個萬多步，今年開春再也走不了萬步以上，謹遵醫囑，運動太多對老年人的健康反而會帶來別的隱患，於是每天走走運動減半。

我只感到自己是未老先衰，要是根據古人說的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將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要是把人生比著一場征程，從開步走出第一步，到如今已近終站，是該總結一下自己這一生的成敗得失。

想起年青時交友不慎，誤交上一個貌似大忠實奸的損友，被騙走了好大一筆錢，那筆款項幾乎是我半生的心血。如今，我那用了半生心血努力得來的血汗錢，已化為烏有。想起來，還是有點心酸，也只能一笑置之，以我這老實人來說，「人肉是吃不得的」。

我常常聽到人們說的一句口頭禪：「人肉吃不得」。另一類的人，那確實是吃得好的。如今，翻開報紙多少血案，那就是典型的「吃人肉」盛宴，好像魯迅筆下的《瘋人日記》裡的吃人盛宴那樣。

我也上過相識放高利貸的朋友的陪審，利用我的愚蠢與無知，讓我擔保一筆鉅款，最後把我告上法庭，要我承擔那筆我見也沒見過的天文數字的貸款，聽說那家庭最近舉家逃到北美大陸去，真正的來龍去脈，真不大清楚，也不想知道，總之是舉家逃亡，真應了老話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不報，時辰未到。」是的，蒼天饒過誰呢？

我是愚不可及的老實巴交的笨蛋，每天雖不是錦衣玉食，然而小日子過得心安理得，一日又一日，粗茶淡飯，兒孫滿堂，過得滋滋有味，夫復何求呢？

2026年2月23日大年初七「人日」

老油條

中國對日動真格了（一）



在沒有得到日本真誠反省道歉認錯之前，3500條被日本法西斯殘酷屠殺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磨滅的仇恨。今天高市早苗執意將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活，鬆綁無核三原則，恢復出售軍事武器條例，甚至公開挑釁中國，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赤裸裸踐踏中國人紅線，任何人任何國家皆休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尤其是處在迅速強大發展中國軍工的今天，中國政府發表嚴厲警告，提醒日本若敢不履行遵守戰敗國條例的聯合國憲章，中國有權不須聯合國同意出手打擊轟炸，將日本打個稀巴爛……。

目前中國政府首先祭出經濟和稀土來制約日本。截至2026年1月份，中國已取消飛往日本航班共有2,195個班次，這意謂原本計劃飛往日本每五架飛機就有兩架趴窩了幾乎是40.4%。這不是氣候問題，也不是飛機故障，這是一股極度冰冷政治氣候……。但日本國內媒體居然還在放風蒙騙群眾，阿Q似的帶著沾沾自喜說：日本商界準備派遣一個超大型規模經濟代表團到北京訪問去緩和關係……。可是北京這次連一句最基本客套話的歡迎話都沒說，其實若套句閩南話：是連「屌你都不屌你，你自己是用阿Q精神自我安慰吧了」。一邊是兩國間交通大脈被切斷，一邊是日政客還在舊時代夢幻裡，以為可以一邊政治上瘋狂捅刀，另一邊可以在經濟上跪求合作，那個所謂政冷經熱默契時代，如今中國已不屑一顧了……。

今天讓我們用最紮實的數據，最簡易邏輯把目光聚焦在航班取消數字上，2195個航班次，這不僅僅是個冰冷統計數據，它背後是無數日本商人的哀嘆，截至目前數據顯示短短兩周內，已經有46條中日航線徹底停飛。幾十條航線，幾千個航班次，對

日本老百姓覺得沒有什麼具體的感覺。但根據日本頂級智庫，做過一個非常悲觀統計，如果中國遊客出現斷崖式下跌，日本GDP將會下降0.36%，外行人肯定會笑0.36%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豈是還不到1%？可是當咱們翻看日本2024年全年的GDP只有可憐的0.6%左右，這意謂著失去了中國遊客，就把日本全年經濟增長砍下了一大半……。如果再加上相關的供用鏈，物流，餐飲業的連鎖反應，日本經濟很可能直接掉進負增長的泥潭。大家都知道日本這個國家，早已像是一位吃得飽飽老人，日本要靠內需根本是天方夜譚，這幾年來日本人的經濟很大程度是靠外國遊客的「爆買」來續命……。

這些外國遊客裡，中國遊客佔多數，每三個在日本街頭溜達的遊客就有一個是拿著中國的護照，它不僅僅是人多，更關鍵的是錢多……。根據一份日本觀光廳發佈的數據，2024年一個中國遊客在日本人均消費大約是29.3萬日元（美元大約2000塊），而遊客排在第二名的韓國人，韓遊客人均消費也只有10.2萬日元，一個中國遊客抵得三個韓國遊客。如果中國這次動真格嚴禁中國遊客到日本，日本政府需要拉多少韓國人，美國人，菲律賓人才能補上這巨大的缺坑……。銀座的一家百貨商店樓下，一小盒精美包裝的白草莓就要價6000日元，折下是300人民幣，簡直是在吃金子，物價現狀對那些薪水階級日本人，生活的壓力相當大，而對那些極度依賴遊客高溢價服務的藥妝店，電器行，北海道滑雪度假村，沒有中國遊客那種「瘋狂掃貨式」的「爆買」，今天的日本商家面臨的不是賺錢少，而是處於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根本不需要什麼熱戰，也不需要去動用外匯儲備打擊，日本旅遊業現在正處在一片哀嘆……。

(待續) 稿於2026年2月14日

陳衍德

難忘的宿務之行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一）



我首次前往宿務之前便心嚮往之，此後更是回味無窮。1993年1月5日至14日共計十天的旅程，翔實地記載於我的日記中，這也是我在菲律賓一年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經歷。「現在是下

3:45，菲律賓公主號萬噸巨輪朝正西方向，向馬尼拉灣出海口駛去。此時陽光燦爛，一碧萬頃，水天一色。」這是宿務之行日記的第一句話。穿行於撒落的珍珠般的島嶼之間，無論在船舷還是在船艙，我都在用心地觀察著周圍的人和物，但更盼著早早抵達……

1月6日我寫道：「下午四點半左右船進入宿務市和麥丹島之間的水域，從船上遠眺，只見宿務市的樓房從山腳下至海濱密密地排列著，甚至山腰也矗立起幾座樓房……」傍晚時分抵達亞典耀大學為我安排的下榻處——宿務聖心中學男校，「Nunez神父早已守候在門口大廳，與我熱情握手寒暄後，便帶我去吃飯。」月色中的學校「顯得靜謐而整潔，這位獻身於華菲教育事業的西班牙神父（他1952年即來菲）更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1月7日我首先拜訪了吳華昌先生，在他任副市長期間，宿務與廈門締結了姊妹城市協議。當天「晚上7:00宿務菲華商會職員就職典禮在白金樓大廳舉行……8:00宴會開始。席間主講人周清琦大使（曾任菲律賓駐新加坡大使）發表演講，主題是海外華人與世界經濟……」，我在日記中記敘了第一天的活動，文字的背後，是熱烈而親切的氛圍帶給我的難以忘卻的記憶。

8日的活動頻繁緊湊，兩次到醫院看望了父親的華支戰友施瑞生伯伯（我在「走訪父親的華支戰友」一文中有詳述）。上午在厦禾公會會長李恆國、秘書長黃樹義陪同下，採訪了禾山鄉親何貴良與鍾福華，「鍾氏是宿務船王，William Linc的創辦者，已80歲，曾任眾議員、省長等職，但脾氣古怪，執拗。他說他寫了一本書，自述其經歷，準備送我一本，因此說得不多。」後來我果然拿到他的英文自傳，並在回國後寫了一篇短文「傳奇經歷多彩人生」發表於《廈門日報》。

近午時分前往東方學院，該校的前身是宿務中華學校（19世紀末三所最早的華校之一），「見到校長葉淑英女士。原來她是仙岳人，我的大伯祖母是她的姨母，因此還有點遠親，真有點鄉情加親情的感覺。」

9日上午再次前往東方學院，葉校長帶我參觀了學校各個部門。中午與葉漢民、葉淑英兄妹一起前往宿務僑領吳聲敬家中，接受吳氏的家宴款待。下午葉漢民帶我到華僑義山，「找到二伯公陳英宏的墓，義山裡的工人幫著將墓上的草清除掉，墓碑上刻有廈

門禾山陳英宏之墓字樣，時間為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二伯公年僅49歲便去世於宿務，「這座小小的墓室在荒草中已淹沒了半個多世紀，能保存至今算是奇跡，葉漢民連稱「福氣。」下午還拜訪了曾長期主持東方學院的陳烈甫先生，當時已88歲高齡的陳先生還是一位研究華菲歷史的學者。

宿務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因此10號那天友人們為我安排了觀光行程。「上午九點黃樹義開車來接我，去麥丹島上瞻仰麥哲倫紀念碑和拉布拉布塑像。」兩處歷史標記物相距不足百米，印證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其火花超越了時空阻隔而凝固，令人遐想連篇。「自麥丹島返回後又穿過宿務市區到半山腰上的定光寶殿，這是一處著名的道觀，」「我對定光寶殿的主持人張尚前先生進行了採訪。」下午瑞生伯伯的長子正泰「帶我去了宿務市區三處最著名的古跡：麥哲倫十字架、仙查尼紐大教堂和聖彼德羅古堡」。一天下來收穫滿滿。

11號訪問「椰油大王」呂裕與呂音公司，「拜會了集團主席呂希宗先生……希宗先生侃侃而談……他的夫人也不時插話，」「我也向他們介紹了我的研究計劃……呂先生很讚賞我研究的深入細緻。」之後呂先生的夫人林珠珠陪我參觀了公司的廠房、倉庫和碼頭，氣勢宏偉，很一般。晚上呂氏夫婦請客，「呂希宗把我拉到她身邊坐，席間頻頻勸酒，興致很高，談了不少話」。禾山鄉親的情誼到底不一樣，之前雖未曾謀面，見後卻勝似親人。

12日上午走訪了幾位華社名人。下午前去採訪黃泰岳，「他是黃自來的兒子、黃媽超的孫子。黃家自西班牙時代起就開有金順昌商行，在宿務長期執商界之牛耳」。可惜黃泰岳已基本菲化，只能說幾句閩南話，對家族歷史談不了什麼。可見華裔後代要保持民族文化並非易事。當天我還「與聖心男校的中文教師座談，回答了他們提出的有關中國教育的一些問題」。

13日中午施正泰一家設宴為我餞行。下午「與Nunez神父告別，他又帶我去與校長告別。臨別時神父才給我名片，並寫上他的中文名字：聶懷仁」。他說此名乃模仿明末清初來華的南懷仁神父。我說你們二人都是中國人的好朋友。離別時刻終於來到了，「晚上八點船離岸起航，緩緩地沿著宿務數十里長的海岸線行駛……我在船舷久久捨不得離去。」

七天的宿務之行在這珍珠般的星星點點的燈火中結束了。宿務的地方和人給我留下了極為美好的印象。我心裡默默地叨念著：再見了，宿務；再見了，宿務人，我還會再來的……」果然，2002年我又再次到訪宿務，不過與1993年那次初訪相比，感覺畢竟有所不同。

鄭亞鴻

九日山祈風儀典



2月22日，一場宋元祈風儀典在莆田市豐州鎮九日山舉行，再現了宋元海絲盛景。九日山以宋元祈風石刻群聞名，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見證。

九日山祈風儀典源於海神崇拜，是宋代由郡守或市舶司提舉主持的一種典禮。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東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貿易繁盛。由於當時的遠洋航行專靠信風驅動，故每逢海舶往返季節，泉州郡守或提舉市舶官員就率領有關僚屬到海神通遠王廟舉行祈求海舶順風的典禮。1087年，市舶司在泉州設立，專門負責治理港口、接待管理外商，並主持盛大的祈風儀式——祈求航海一路順風。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十二月初一，九日山前再次舉行了隆重的祈風祭海儀式。史料記載，古時官員敬設祭壇，陳列豬、羊、酒等祭品，然後上香奉迎神曲，並宣讀《祈風文》。典禮完成後登山，將祈風經過簡略鐫刻於山中巖壁間，由此形成九日山祈風石刻。南宋兩次出知泉州的真德秀在其所撰的《祈風文》中說曾說：「惟泉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國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歲而再禱焉。」祈風典禮一年兩度，上半年多在農曆夏四至六月間為回舶祈風，下半年多於冬九至十一月間為遣舶祈風典禮，故有「冬遣舶夏回舶」之說。祈風儀式儒、釋、道三教合一。儀典內容有：立祈風壇、拜壇、繞壇、請神、分陣法接神、禮敬海神、宣讀祭文、焚化祭文等。儀式中龍虎旗、彩旗、香爐、宮燈、花籃、十八般兵器、涼傘等一一出場。九日山每年春、冬二度的祈風儀典，吸引了大批九日山海神的信眾。

九日山以「山中無石不刻字」著稱，在東西兩峰的摩崖上，有宋至清的摩崖題

刻75方，現存10方宋代航海祈風石刻記載了兩宋祈風盛況及海交史實。這些獨一無二的瑰寶，詳盡地記錄了1174年至1266年間的官方祈風盛典，是世界上僅存的為往來商舶祈求順風和平安的珍貴文字見證，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珍貴史跡。在刻文中，經常能看到一個特別的地點——「昭惠廟」，這裡正是祈風儀式隆重舉行的場所，中國第一代海神「通遠王」的塑像便供奉於此。傳說中，通遠王最初是山神，他在九日山延福寺翻建時展現神通，助力寺廟沙彌利用暴雨後的水力運送木材，因而被民眾尊為水神，並在九日山修建祠堂以示紀念。後來，在1053年建造洛陽橋時，郡守蔡襄也效仿民間到延福寺祈風，將通遠王迎至洛陽橋並建廟鎮海，進一步彰顯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海洋貿易的歷史印記。史載：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巡轄武官陳益，「從守祈風南安延福寺神運殿（昭惠廟）」。2005年昭惠廟復建，在豐州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九日山風景區管理處於2006年春季恢復舉辦每年二度的九日山祈風儀典，對宣傳弘揚「海絲文化」，推動「九日山祈風儀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起到積極的作用。

九日山祈風儀典是海交史跡的重要遺存，具有海上交通貿易、東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重要歷史價值和古人敬畏、尊重大自然、渴望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美好願望的重要文化價值，為國際學術界矚目。1991年、200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後兩次蒞臨九日山考察，對全國絕無僅有的海交祈風石刻讚歎不已，並留下像徵友誼與對話的紀事石刻一方。2021年7月25日，九日山祈風石刻作為「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22處遺產」之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22年，九日山祈風儀典被列入福建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九日山祈風儀典讓海內外遊客在春節喜慶氛圍中感受到「說山向海、祈風啟航」的海絲文化內涵。（2026年2月2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 UPMG GROUP

